

再发给王海鸰。

王海鸰已近70岁，实在受不了，问导演团队：“你们不能正面激励吗？一看剧本，就说王老师有一二三四不好，需要改，有没有好的地方？”导演团队回复说，当然有好的地方，就没必要说了。王海鸰说：“我说得说啊，你们得夸我，像对幼儿园的小孩一样，要正向激励。”

因睡眠长期不佳，王海鸰让导演团队早晨6点再发回复。结果自讨苦吃，她说：“还不如晚上发——万一表扬我了，还能睡个好觉。为等结果，得一直熬到6点。”

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拍摄期间，王海鸰甚至没探过一次班。演员有什么意见，直接给王海鸰发微信，都是语音，一发就好几屏，都是讨论剧情、讨论人物，用王海鸰的话说，其中95%的意见都是对的。

这种“九蒸九晒”式的折磨，确保了《人世间》的现实主义品质。有网友抱怨它“节奏慢”“故事弱”，可它就是好看，就是“抓人”。在艺术世界中，真实性是全球语言，所以《人世间》开机不久，美国迪士尼公司便买下了它的海外版权。

## 生命路万千，全靠“往前走”

真实性之外，还有典型性。看过原著的一些读者表示：“《人世间》讲的是平民子弟的故事，但不是平民子弟的成长奋斗史。”在今天，“奋斗史”更易赢得掌声。

然而，原著中的主角周秉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，用梁晓声的话说，“他本身就是工人，到最

原著中的主角周秉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，用梁晓声的话说，**“他本身就是工人，到最后小说结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领退休金的工人而已”。**

后小说结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领退休金的工人而已”。原著中的周秉昆虽仗义却胆小，虽努力却无恒心，他的命运多由偶然决定，他的理想只是顾“小家”。该如何才能拍出他的典型意义呢？

确定雷佳音出演周秉昆时，颇有不同意见。雷佳音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扮演刚猛的主角，得到观众认可，如今去演普通人，观众能接受吗？为此，程武特意和雷佳音见了一面。交谈间，雷佳音坚定地说：“我就是周秉昆，我一定要演，我必须演。”

雷佳音之所以这么坚定，因为他的父亲和周秉昆一样，也生于1953年。父亲特意叮嘱雷佳音，一定要好好演，他想从周秉昆身上找寻年轻的自己。这种使命感，激发了雷佳音。剧中周父、周母去世前，雷佳音在床边上问：“爸爸，我们三个孩子，你最喜欢谁啊？”周父说：“你不在的时候，我说你姐，你姐不在的时候，我说你哥。”这场戏是雷佳音一次即兴发挥，让李路导演大呼：“雷佳音可‘贼’了。”

《人世间》的演员阵容堪称“豪华”，辛柏青、宋佳、殷桃、丁勇岱、萨日娜、成泰燊……每个演员都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一出场就能让观众记住。典型是烘托出来的，没有人是孤独地活在世界上，都在关系中生存，正是关系，塑造着人物的性格、偏好、认知等。《人世间》有“四梁八柱”之说，四个人都是主角，八个角色都对全剧起着支撑作用。当每个人的表演都有特色时，典型性自然也就立了起来。

至于服务性。《人世间》原著偏“钢铁色”，更冷峻，但梁晓声在创作中始终强调善与温暖。梁晓声童年

时家境贫寒，上学时常逃学，只想早工作、为父母分忧，为多赚钱，他主动去插队。历经磨难，梁晓声大彻大悟：“你再回忆时，那些便都归零了，变得不重要了。我觉得把这些拿出来夸大、放大，才算有深度，这不是我写作的方向，我写作的方向是追问一些人为什么他们心里还有同情，还有善，还有闪光点。”

小说《人世间》正是梁晓声对“苦难为何压不倒良善”的又一次追问，电视剧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基本点。

编剧王海鸰第一次与李路导演接触时，双方便达成共识：“这个共识就是，在小说原来的基础上，底色要调整，一定要调亮。”50年艰难，几乎每个阶段都曾遇到过不可解决的困难，正因绝不会反复咀嚼：我可怎么办？靠“往前走”，才走到了今天。而驱动我们“往前走”的力量，源于我们的传统文化，源于已内化为本能的向善精神，源于儒家文明的滋养。

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；来如风雨，去似微尘。”追求大我的周秉义，追求小家的周秉昆，乃至追求自由的周蓉……他们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自己。这体现出《人世间》的现实关怀：不论漂泊、迷茫多久，我们终都会回到根脉处，继续“往前走”。

现实主义依然是公共美学的最大公约数，只要扎得下去、不避繁难，坚持创作良知，不放弃对人生、对世界的责任，就能做出好作品。

回想初心，程武说：“能获得梁老师的版权授权，深感肩上的责任和重担，我们希望联合最优质的创作力量，共同打造一部兼具收视和社会影响力的现实题材力作。”